庸言

庸言卷第七

政教第七

問政教曰政者正也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是也教者孝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推而放諸四海而準是也合而一之正心是亦為教也孝友是亦為政也其本諸心之所同然者乎思當理義日深則應事及物無非達德達道之推於政教乎何有雖非商鞅亂聖人之政矣嚴刑以濟貪若力行之老

聃瞿曇亂聖人之教矣養生而談空者篤信之溺於利欲故也理義凝聚則利欲日消胸中浩然無敝然後一而能大其政教之本與

目有同美知正色者鮮矣耳有同聽知雅音者鮮矣口有同嗜知正味者鮮矣至於心六合雖廣不能異也豈惟民哉天地鬼神不能異也前乎五百有餘歲而有聖人出焉不能異也後乎五百有餘歲而有聖人出焉不能異也其理義一也故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忒斯道也其必求諸已乎將有為也將有行也推之使出則一者大天地之胎也鬼神之列也上下四方之矩也先後聖人之節也符合於彼而屈者信闔戶顯諸仁矣誠之通也既有為也既有行也收之使入則大者一天地之心也鬼神之會也上下四方之宇也往古來今之宙也歸宿於此而信者屈闔戶藏諸用矣誠之復也三極流通無有間隙孰能異之苟異乎此則異端也佛氏圓覺覺性遺之圖而不知方之以義遺外者也老氏致虛致一體之虛而不知實之以理廢用者也今之陽儒

然釋取孟氏一語以立門戶者不思理義其流也殉欲射利喪其良心傳曰心不在焉不見不聞不知其味其斯人之徒也夫

天下無道外之器故先王禮樂政刑皆出於道應事處物迹雖在外皆吾心之理之所發見此所以為道也凡雜服安禮操縵安絃與干戈羽籥用以為教者名物度數之中天人性命之理存焉至於刑名律令皆根於理內外一致心迹無二豈若異端虛無空寂厭棄事物之理專事本心虛靈以美精神哉格物即物物而窮其理理具於心而窮之則心

中之理發而為義非義外也必也目擊其器耳明其聲手執其業身習其事然後心游其藝悅繹其理而道在我矣今之學者方業舉則以聖賢經傳為大累一旦發身得政如蒼鷹之脫韝乳虎之出柙飛躍吞噬靡不為也溺於利欲豈復知孝弟忠信為何事哉其本亂而所厚者薄雖行政教人不之聽諭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大學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此後世所以無善治也有好名者聞講心學超脫理障事障敝大喜其滌去大累則篤信而從之豈不以為經書政教皆器之末

而所講者乃道之本與及應事處物則茫然矣予嘗學特令諸生習射久之容體比於禮聲音比於樂宗室以及士庶莫不樂觀至有上書稱贊謂觀感之下自覺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者迨後入翰林兼春坊司諫見大興隆寺廢址建議欲立為射圃如洪武舊制令觀政歷事諸士習射因講習車戰營砲以備伙仍倣洪武辛亥會試四書疑凡銓試授官射策三十道中者得依本等除授不中者需次後銓策於經史三禮發問不過數語對者止陳註解名物如齊車帶犆之類度數如璧羨圭邸之

類政刑亦論其大者各無令例如集禮會典律令
諸書俾折衷焉所以驗其才識也後再入副宮詹
首相留讌因論邊事務得人材且置河套於度外
夏色大沮因講心學大類禪和而予且罷歸矣大
氏語心遺迹厭常喜新近時搢紳之通習也
夫子之翼易也乾坤開闢之後立人極者當志於正
而世多忽之盍屯有君道而主震初九利建侯長
男宜君之象也蒙有師道而主艮六五童蒙吉少
男求我之象也坎以中男當長兄幼弟之間故在
上則後震而小貞在下則先艮而納婦獲倫叙則

八極立可懥正與故震以陽下陰爲民所歸當難
生之初居貞求志思以濟難故曰雖磐桓志行正
也蒙以五應二純一未發求長者告之故曰童蒙
求我志應也蒙以養正聖功也今日之所養他日
之所行其惟所志之正乎志也者心之所之适正
也者事理當然之極致可欲之善也志於正則止
於是而不遷可欲之善日長可惡之惡日消此心
無復有不得其正者矣大學止於至善中庸無惡
於志皆是之謂也將任君師之責以行政教者其
可忽乎内省其善不善亦惟責志而已

孔子言政刑德禮孟子言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蓋民可使覩德不可使覩刑縣示以刑斯駭而不親矣必先御衆以寬臨事以敬寬則仁仁則有德矣敬則莊莊則有禮矣以吾所履者立爲規模制度使之觀感變化其有不率不譓然後不得已刑焉猶天地之道悠久所以成物也故德禮爲先政刑爲後苟政刑是去則老莊之教矣吾其徵諸書乎大禹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而舜則命臯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伯夷本典三禮者也呂刑則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契既作司徒敬敷五教[illegible]

寛矣然猶朴作敎刑焉則是政刑未嘗一日去也由以觀之政敎皆以敬為主寛為用敬非矜持也整齊嚴肅一其心而不放也寛非縱弛也優游浸漬入其心而不覺也寛則道之以德而後政以養民敬則齊之以禮而後刑以弼敎政敎之善一而已矣故桓撥之頌本乎率履者禮也敬之謂也放勳之命至于振德者惠也寛之謂也觀於敷敎而政可知已易於乾坤不言志乎以下則屢言之者天地之道存乎人也志立於未有為之時則能定能應可以有為故博學而約以禮問辨而居以寛

非志之先定若與夫子之教猶堯舜之教也令以恍漭為樂而不拘禮法非敬矣以頓悟為宗而不由漸進非寬矣日喪其心而猶自以為是使之從政則民事漫不加省嘵嘵然講心學而任己見蓋其志素不明故也夫豈可以入堯舜之道哉

君子之道體用合一為學所以為政也立德所以立政也顏淵德行人也告以為邦仲弓亦德行人也可使南面政事冉有季路反不與焉其務本之意可見矣是故敬所以執事也信所以孚民也不動而敬先有敬德乃可以敬其事不言而信先有信

德乃能信於民德惟儉乃能取民有制德惟仁乃能愛人而時使夫時使乃愛人之一事耳衆而言之何哉人莫不欲逸思所安之莫不欲壽思所保之莫不欲富思所阜之濫費其財則民心傷嚴核其情則民命戚雪用其力則民時妨五者所以不可相無也節用則藏富於民阜其財矣愛人則好生之德洽其心矣時使則說道使民忘其勞矣雖以敬信為本然信非敬不行則敬又為信之本也敬者主一而已敬以安民則妙用顯行而一者大民安於敬則神功收歛而大者一體用之易簡如

與堯之欽明舜之溫恭皆與物也季路他日問君子惟推脩己之敬告之其以與哉

先王之制兵車出於田賦詩云公車千乘春秋書用田賦魯論則有盍徹之義王制寔發可知也當時盡民之財二猶不足用弗節矣盡民之情戰于升陘民弗愛矣盡民之力浚洙築臺使弗時矣夫子之言當世弗供用也漢唐以來無復知之者惟宋名相以節用愛人輔其君故仁宗之世幾致太平東萊呂氏有慨於宋神宗而追慕仁宗故論漢文帝而致慨武帝夫文帝惜露臺百金仁宗惟常

繒以類皆不盡人之財也赦緹縈而愧張武與大辟必上讞以類皆不盡人之情也匈奴犯塞竟不窮兵慶曆兵制惟恐黷武以類皆不盡人之力也然二君者巳無敬信爲之本矣况武帝之虛耗神宗之新法而盡違夫子之教者乎故斯五者遵之則治違之則亂豈止道千乘之國哉帝王治天下之大本也

禮與非禮感動心志其機在目而耳次之古者胎教曰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王后姙太子尤重及太子孩提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保傅講明仁孝禮

義以導習之慎選天下端士孝弟閑博有道術者
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日見正事聞正
言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合則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此三代所以有道之長也深宮之中狎近婦寺
御褻惰慢習與性成一旦出閣見正人則猶刺之
近目也聞正言則猶風之過耳也仁孝禮義無由
感動而反以非禮爲是矣天下之本曷由正乎故
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脩於內外是故其成也懌
恭敬而溫文予嘗撰次盡性盡倫之說爲聖功前
說見其序則猶禮也聞其聲則猶樂也力進之否

夏公沮之謂待能識字知書而後可嗚呼難矣哉

周易九為陽爻六為陰爻初三五為陽位二四上為陰位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正反是則不正二五為上下兩體之中三四為一卦全體之中是謂中爻中在心正在身卦體身也而其用心也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者也閑邪存誠正以立中故知崇於學問而仁行坤之六二陰爻居陰位則中正矣故直方大敬義立而德不孤貞者正也若利牝馬貞利君子貞而亦有大貞凶者矣孟康曰小貞臣也大貞君也初陽在下衆方歸之坎以中男

次震建侯也其實以待君施則吉苟擅行之凶可知也是故隨時之義又在中以行正焉正其矩乎均齊有一定之則中其權乎輕重適萬變之宜為政以德之象北辰也無為而守正者也欽授民時之測中星也有為而隨時者也君子而時中未有失正者若事雖正而處之不合時宜則於理無所當是其正而不合乎中矣故中以正為體正以中為用夫然後時措之宜也當洪水之時使鯀治之豈非中乎然方命圮族則其體不正淮南王長之殺辟陽侯梁孝王武之殺袁盎豈非正乎然有兄

為君近於大貞矣刑賞擅專其凶一也故中無不
正正有不中必也正而後中則易之時在哉矣
治人之道中正而已矣堯曰允執厥中舜曰罔或干
予正戕政治之源也君正不可以踰矩執中不可
以無權是知矩誠設焉絜而度之於彼无往而不
正也權誠懸焉衆而運之於彼無往而不中也天
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凡正倫理
篤恩義皆出於一原非心則孰為之矩乎自身達
之家自家達之國自國達之天下凡立紀綱施法
度散為萬變非心則孰為之權乎詩云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文王之道形於政詩人未始言心也孟子推本而釋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心之在人矩與權也至于治人特舉而加之耳是故道也者中也政也者正也周易發明於文王孔子傳之於觀曰中正以觀天下為治之道固大觀之道也

大學體用合一明明德於天下一言蔽之盖理一而已舉斯心而加諸彼絜矩必以義為利而後已焉夫豈外於心之所同然者哉具於内則性即理也盡性所以盡倫也應於外則事即義也盡倫所以

盡性也其本治則其所厚者自不容薄此體用之所以合而天下之所以囿於吾德也德莫大於仁義仁以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義以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擴而充之慈以使衆恩及四海未有不本於此者固堯舜帥天下之道也明明德於天下則恒性人倫皆舉之矣然理義之悅我心者君子也天下之民汩於利欲舊矣悪乎悅之吾惟日新其德如盤銘曰盥以自潔民之無情好訟不能訟若奚責焉惟求止於至善則義利明于道學仁讓興于自脩忠信存于恂慄驕泰消于威儀初非有

意於化民也得於觀感則民志大畏而自新何則舉天下有恒性者孰非吾明德之具於內者乎然謂治其本也王者臨雍養老躬行孝弟以及孤幼用風厲乎人人故其燕詩曰視民不恌席有其人則侈為光寵故其燕詩曰張仲孝友不孝不弟之士必首刑之而後不婣不睦者徙之耻之率教則復之故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何則舉天下有人倫者孰非吾明德之形於外者乎然謂厚其倫也治其本而達其末推其厚以及其薄則民之不能

者皆吾盛德之至也是故明明德於天下一貫之
道也
心之所同然者自一而大則與天同此言非不切於
人也今夫婦之愚不肖見人無理者則必責之曰
汝何無人性哉倏喜倏怒當哀而樂者則必指以
為不情性即理也情無性宰則不情而為小人矣
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凡有血
氣者皆欲安全而教養之以性情乃心之所同然
故也堯舜禹之相授受危微精一允執厥中以盡
性為大綱其命契以五者天下之達道則以盡倫

為條目施及三代教者敘此學者學此學問思辯實用其力察之真由之篤則至誠能盡其性天地成位萬物我育自一而大與天同矣道豈遠人乎哉夫一者誠也主一者敬也戒慎恐懼必慎其獨由敬而誠也雖三聖人以至誠治天下亦兢兢業業無斁逸欲奈之何弗敬邪後世學者自私自利燕僻則褻蔑規則慾其有人性者暫時矯飾以為僞爾是故任道以輔君者心不容須臾放志不容須臾縱心放志隳則怠勝敬而僞萌矣僞萌於心則發於政事有不容掩者如病作於心而脈已形

飲未及醉而色巳見可畏也哉

勅諭有曰為學工夫必收其放心主敬窮理毋得鹵莽問斷其於脩巳治人之方義利公私之辨須要體認精切庶幾趨向不差他日出仕方能顧惜名節事業可觀欽誦而深味之為學之道莫要於此蓋人之一心念慮萬起萬滅一念而正則敬勝怠而理以明一念而不正則怠勝敬而理斯昧當其一念正特實用其力使念念皆正充之所欲必正所樂必正凡厥所為無不一於正則此心萬理皆備有如天地翕聚而後發散是即誠之之功漸造

于至誠無息以此心體認道理何往而不精切惟此心建立事業何往而不可觀然放心常須自察非生於慾則生於怠先儒謂治心以飲食男女為切要葢人心惟危莫大於此此而能有定力則心常惺惺作得主宰復何放之有夫既口體不吾累而道行於妻子則其所以治人與辨義利公私者皆可知矣斯固胡安定之教法也予督學首以此訓飭諸生焉

學校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令之教官賢否不齊先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亦明訓也夫師道有五一曰

以倫理迪士二曰以嚴敬率士三曰以禮樂造士四曰以恩義馭士五曰以薦賢勵士堂名明倫即所謂崇正學迪正道者凡講誦經書程督課業皆為此而設若諸生有事干倫理者開導引翼務求盡善而後已然必反諸身焉是故迪士以倫理則道明矣敬敷五教在寬非縱弛也因其本諸性者雍容教之必立規矩慎賞罰百務井井罔懈使摳趨者如對聖賢然後人知敬學是故率士以嚴敬則道尊矣邦國家鄉之禮當釋奠則臨以齊明斥黷慢之徒而時舉之射則習于圃冠則習于堂侶

率而酌行之樂則擇諸生之童者歌之舞之俾觀聽興起而邪侈銷焉是故造士以禮樂則教化行矣禮恤貧乏之事皆從省凡有期約督責必量處之務求中節使忘其拘束之勞而知有師友之樂是故取士以恩義而人知德矣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違之則日入於浮靡而營私取罪孰若安分之為福哉尚顏訓誨不妄交游志尚玄症反之以誠性度曠達崇之以恪言辭敏給濟之以訥舉止輕揚矜之以重好尚侈華救之以朴血氣衰餒守之以廉是故勵士以篤實而民知方矣

夫為學之道嚴師為難道不明不足以為師道不
尊不足以為師教化不行不足以為師人不知德
不足以為師民不鄉方不足以為師因此五者而
施德行經義治事之三物焉士固不令而從教也
人有四端惟辭讓易失冦盜娼優其失仁義之心者
乎然言及之未有不覺其非者盖是非之心即虛
靈知覺也知善為是惡為非則華夷皆可化矣
朱子解毀譽章曰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
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
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

也況蠻貊習俗朴野未至澆訛者哉予督學始至
蒼梧洮大桑良佐王僉憲世爵告以府江猺老多
鈔官舟取賞者近李方伯費百金乃免予篋笥無
有也惟令指揮凌溥楊舲先往諭以上下禮法比
過大藤江猺老跪謁舟行迅急惟戒其改惡從善
恠惟聽命至足蹤則同徒數百伏莽中止令為首
者三人出謁予開悟以人性本善必先孝順父母
父母養汝亦甚艱辛何苦為惡以喪父母生成之
軀汝肯孝順吾將擇汝子弟教于社學亦孝順報
汝劬成材又有顯揚之日邪郴州猺人已有登進

士若矣汝猺乃獨無邪人能為善天必報之三人皆喜鼎手加竹帽上曰天使公來撫也賞啓各二册拜跪稱謝如禮欣然而去未幾高憲使公韶過之獻贄藤曰已感教化不敢復索金矣予乃撰勸化文通行諭之後至平樂龍守大有領猺童傣倫韋仲金等三十八人入見皆知書循禮遂遣入社學於此見人性皆善直道可行孔孟豈欺我哉

予在懷集聞老母有病棄官歸養荒遯粤洲之麓芘先人弊廬而休焉諸朋推予為師予以涼德力辭不獲乃依白鹿洞規以為條約其一曰親義序別

信為五教之目此即所謂道學也每講經書於彝倫常變當否必敬敷之幸反求諸身心其二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為為學之序所以學此達道者也凡有論說隨即記録先主傳註詳說明白名許請益務盡學問工夫諸儒之說與傳註有同異者反復折衷務盡思辨工夫仍冀見諸躬行毋得徒事口耳其三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為脩身之要此即篤行之大端也學問之道在求放心心之放多不自覺何處求之只在言行相顧而已言能顧行行能顧言自然謹和誕惰

心便常存久則不怨天不尤人不遷怒不貳過所謂孔顏樂處皆在其中矣諸朋當為躬行君子先宜盡洗俗態每於夜氣清時歛神靜坐用朱子調息法久之自覺平日言行差謬所以招悔尤處朗然明白所謂心之神明真不可欺也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正在此時主靜立人極其要亦在此此實吾所自得者幸相與勵焉其四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處事之要蓋合義與道是曰天理事之可對人言者也合功與利是曰人欲事之不可對人言者也能事事體認天理處將去

切勿瑣屑計較功利此心自無愧怍所處之事亦可對人言之所謂養氣配義與道於是乎在幸相與勵焉其五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為接物之要此即所謂忠恕也人所以不能忠恕者只在自以為是而責望於人太深今與諸朋約凡交際之時務存渾厚人有長短不必彰揚惟點檢自己缺失為人謀事必忠托人謀事則不必盡人之忠如此用功推類以及其餘則非徒全交實為養德

予作鄉禮百家為鄉鄉立之社社立之學前置鼓以

汲之衆後囤倉以儲粟擇保長行鄉約以綜之保長綜五家為伍程伯子令晉城保伍法也約正約副月朔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倣呂氏鄉約易簡以行之是故鄉約以司鄉之政事鄉社以司鄉之祀事保伍以司鄉之戎事社學以司鄉之教事社倉以司鄉之養事保約即為約正保副即為約副潤澤制宜務合人心而官毋督焉否則王安石之保甲可殷鑒也然有司必令社師遞相糾而虞其廢苟為力政則亦借冦兵齎盜糧也已吾廣藩愈西溪徐子乾見而梓行之比嘉靖

乙未鄉落多盜歲且不登諸耆民請于李方伯中丞行焉

見素林公俊為大司寇嘗與予論公平正大謙和緩圖居官之要也然不可無剛予曰剛天德也集義以生則浩然之氣也公平則不至於偏私正大則不至於苛細勤謹則不至於怠慢和緩則不至於躁暴以此隨事精察是即集義之節度也巳丹書曰義勝欲者從一於集義則無欲而剛矣必有欲則自反而不縮焉得剛剛必欲其遜精察其在茲乎公首曰子之理學可謂渾融矣

政有得失則天有祥異養齋徐子問者好學人也為
儀方伯與予最善嘗論皐陶謨無曠庶官天工人
其代之天人合應一氣故也予曰人其天之氣乎
氣其性之動乎是非寂而常覺惻隱感而常通陽
生於冬藏則盛於春作專一而後直遂故曰乾元
者始而亨也辭讓動而常雍蓋惡靜而常肅陰生
於夏長則盛於秋斂發散而後翕聚故曰利貞者
性情也子朱子謂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
初無間隔此政之得失所以致祥異與蓋內外合
一故心正而政善天人合一故氣順而民安若劉

向洪範傳則鑿矣徐子以為然他日又曰北辰之其機以運元氣列宿各司其局分布以成歲功帝命九官宅揆分治黜陟幽明以熙庶績無為之象正足如此予曰九官各職其一察之必真由之必熟正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各不相兼以濟一身之用而成其心之所欲為故能從欲以治也後世士大夫於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職悉皆歷安望其有成邪故為學為政皆專一而後直遂發散而須翕聚業成則翕聚於心者又可以專一而有為矣發生亦如之徐子曰善

為政必有綱紀而重農桑學校使民得以衣食而知事親從兄喪祭有禮則四海不至於困窮矣後世王道不行不復以生民為念徒知歛財之巧不知生財之道徒欲防人之欺不知養人以善徒患法令之難行不知法令無可行之綱事上則諂猶淫妾婦也取民則貪猶餓豺狼也狗彘饜人之粱肉上未被人之文繡猶無以為奉已薄也計利錙銖視父母兄弟甚於寇讐而民之斁倫者必刑焉科條雖嚴誰則從之學校雖設誰則化之盖自周末而已然矣夫今之稽古言聖君必曰堯舜言賢相

必曰稷契豈真古人終不可及哉天道好生而不
私堯舜順承天道亦好生而不私稷播百穀契敷
五教又體堯舜之心以生斯民也民樂其生聰明
時雍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德其萬方之綱乎有
綱則九族五典之紀以叙而理矣予故曰治其本
厚其倫也

人之出仕不能有為者由平素謀食憂貧凡可以捌
時攫利竊位為己蠹尚偷乎宋人有言曰與其貧
幾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
全節侵奪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遂欲不

治儉而安性予喜誦之

造命豈獨君相然哉巡關守郵之吏一輕重其手可以生人可以殺人焉矧貴於此者哉是故君子端委而思民命之我寄也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堂不求高室不求安不耀威不崇侈

予涖南雍夙夜惟不能明彛倫是懼乃中五品條約進諸生告之曰為學求放心而已者也心放而知求則必先明義利之辨焉義則循理善之源也利則縱欲惡之源也此心常覺利之終害而惟義所

在則心日以收善日以積矣在其中矣書曰怙侈
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
之惟艱是先王典學見諸政令者也夫崇習侈靡
則制事亡一合宜者義斯滅矣其端萌乎恥惡衣
惡食而弗知求義乎內故其服美則其氣盈其氣
盈則其情蕩其情蕩則其色莊其色莊則其言肆
氣盈曰驕情蕩曰淫色莊曰矜言肆曰侉諸惡作
而侈將隨之可豫知也夫心放已久乃欲學以收
之譬諸隄壞氷決又焉坊乎今之留都幾務叢於
元臣猶古保釐也紈繡羅縠是之自出俗鮮由禮

術古世祿也鄙人士又偽以率之亹亹談道義其實戚戚營利欲嗚呼盍亦內省乎哉聖人之道得其傳者顏與曾耳為邦而問禮樂其志何如也而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絜矩以平天下其志又何如也而履穿肘見歌聲若出金石彼富貴何物足以易其內美也哉

問何如斯可以謂之人矣曰樂問樂曰畏未達曰人惟無所樂則營營然而謀也戚戚然而憂也惴惴然與物讐也其視鳥獸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然則可以為人乎曰否人惟無所畏則凡可以恣而

言者無不言也雖尤而不顧凡可以恣而行者無不行也雖悔而不顧既使其身僥然如不終日而其心亦不能以終日安也如是則樂安從生曰然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可知已守之一脩之吉動之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樂心無所忘亦無所怨君其室與昊天入居其位與昊天出斯之謂畏畏則反身而誠而樂生焉樂則心與天地同流而人欲蔽世之談名理者類言孔顏之所謂樂而不知其根諸畏也非畏則心日放而無忌憚矣畏其學功乎非畏則昊天明命曷孫而存乎夫天非徒高

高在上而已也氣以成形而理賦焉吾之明德烱然在中者天也士庶人能畏天命者斯能成其身侯王能畏天命者斯能保其國成其身者樂惟內能保其國者樂與人同是故畏也者聖功之始也樂也者聖功之終也欲樂學者尚求諸三畏

琉球梁生炫鄭生憲蔡生朝器陳生繼成受業于南雍既聞畏樂之訓矣且使之歌詩習禮聽樂他日其國君召歸俾國人式焉將行則又告之曰君子之事君也以人為大其事親也以身為大子之行無有是責焉耳矣夫古之學者始乎畏終乎樂今

之學者始乎自用終乎乖戾子行乎哉畏之至底為至樂樂之至是為至人以此而成身而不能顯其親者未之有也其心畏者其言敬以謹其心樂者其言和以暢以此式其國人而不能媚于君者亦未之有也非惟是也畏也者戒慎恐懼之謂也禮之甚也樂也者歡欣交暢之謂也樂之經也大學之教立於禮成於樂而已矣禮樂之化達乎海外其自茲行乎

脩身為為政之本知及仁守莊涖禮動而已矣凡動物應事雖至微小未有不如此而能盡善者及計

今也大學以道學自修恂慄威儀為盛德至善外
以道也故學必講明而知及知必踐履而仁守仁
則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故曰學至乎禮而
止世之談道者張拱端好繩趨尺步其莊也人皆
仰之然行不掩言中不孚外者多矣是故以言貌
取人而不考其心行非哲也故曰論篤是與君子
者乎色莊者乎

明
作郡欲推所學以行政何如曰莫學非政也莫政
非學也吾嘗聞諸夫子矣君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學莫有要焉者也雖然居處不恭不可以臨民矣

執事不敬不可以守官矣與人不忠不可以事君矣學也獨非政也乎哉又嘗聞諸夫子矣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政莫有要焉者也雖然有司不先不可以言簡矣小過不赦不可以言恕矣賢才不舉不可以言形矣政也獨身學也乎哉夫學也者知之而後行者也政也者行之本於知者也其必以有司與赦先之乎先之以身則有司不令而從小過可免而賢才日可與矣

以令辭行政治民可於司政猶車也民猶馬也令之者猶轡也轡惟宜於馬然後馬不戢車令惟宜

於民然後民不駴政馬駴車車斯溺焉民駴政政斯有不行矣今夫輿人之為車也圜旣規方旣矩立旣繩衡旣水而凡盖軫輪輻輈轂軹轊之屬畢焉是故君子觀於車而知政令夫馬驅之則行擊之則奔而逸控之則止而後騁之則進而前其性然也控之使行驅之使止其將能乎是故君子觀於馬而知民令夫轡革為之至剛物也執之若人也執之而緩馬怠而車尼執之而急危擴迅厲無以遏其奔橫之勢緩急惟宜斯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

天下是故君子觀於執變而知令之之道問者曰
政貴一也出禁者也民貴順也作新者也令貴調
也動惟特者也砕諸侮辰轄攷焉詒諸令曰平而
令而後思所以執變矣予曰未也有六因焉震滅
糾紛鎮之以静頞沛懟窘恤之以惠昧弱肅闇脩
之以谷高驕亢化之以恭逸欲披猖繳之以法
淫慾端懿文之以禮樂此之謂六因因俗宜民之
政也

予歸自京師諸州來集乃作講約曰予以四教次行
忠信告平生惟學乎此而已夫不學不習則貨

山朋不孝不弟則仁無由行不忠不信則身無由
誠故文而後成學行而後成言誠而後成物欲出
乎與信乎於民則千乘之國可道也堯舜之治可
復也是故觀於魯論之首而吾儒體用之道備矣
諸朋今後遜志力學好古敏求作文以繫辭為法
一主於理經史必博通寫字必端楷凡吾所擬敬
慎代書苟有疑誤敬加校訂所謂可與共學者庶
其在與尚相與勸之諸朋禮謁官府拜跪惟恭以
事父兄即為盡禮今後敦崇五教必先孝弟月朔
必謁祠堂拜父母處事必務和睦明義利凡吾所

言必須踐履所謂可與並為仁者庶其在此尚相與勗之至於忠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尤為切要今後終日乾乾收歛此心存於中者無一念之或欺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受業聽講不許違約凡誑說妄為一切自省所謂大道必忠信以得之者庶其在此尚相與勗之

上知不教而善者無教也中人教而後善者其蔽淺也下愚教亦不善則蔽也固矣朱子小學數十萬言中人以下鮮克知之予採切要為小學古訓首以威儀次及於弟子之職若端其本也教習之時

歌詩習禮擊鼓為節使之趨向欣歡日志其頑良知良能隨事啓發則蔽以漸通矣而況不愚者乎朱子又謂女子亦當教以女戒諸書惜其不及刪述予輯姆訓以成其志首以内範若嚴辨内外使非禮毋由見也婚禮既正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孝順以處常貞節以處變與相夫教子皆其次矣夫家以養正為本然六三見金夫象女子之愚失身於外也謹其所見殆養正之要乎

事業第八

問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猶浮雲過於太虛可謂輕矣文言大傳何乃重乎曰事者業之始也業者事之成也文言坤之六五自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後發則雖美之至末也非其本矣大傳言卦爻陰陽道寓於器變而通之雖舉而錯之於天下之民用也非其體矣故程子先言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與乎山則是太虛以天言也堯舜道與天同成功所極雖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過道之所

形者彌事業形於道中亦猶浮雲形於太虛中也焉嘗重其末而亟於用哉苟規規於事為之末而期必功業之成見大意者亦所不屑而謂堯舜重之乎此吾之所謂一而大也故著有元事有會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知其元而衆善舉也得其會而萬事理也浮雲卷舒萬變太虛奚與焉程子此言雖論堯舜其實孔門傳心之要法也

人恒言事業必曰經綸者以治絲況治世也凡處物應事必辨其分於先合其情於後則業可成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經

綸天下之大經朱子訓釋不同學者惑焉自愚覌之經者引其緒而分之綸者理其緒而合之其義一而已矣易言草昧之時名分未定必先立君以統其民貴賤以位猶引其緒分之而為經也然君愛民則民愛君相與情洽則政治可辦猶理其緒合之而為綸也以貴下賤則有君臣之義矣由是推之乾坤始交見父子之親焉匪寇昏媾見夫婦之別焉先震後坎見長幼之序焉上無正應見朋友之信焉是即中庸所謂大經也已蔡氏清以大綱正萬目舉訓之綱之在網與治絲若不相似然

然而大綱亦不出乎大經之外則其義固無二也
又奚容以異視哉程伊川訓經為緯綸為緝則世
已有辯其非者矣
人之常情大抵自私而用智其有質美而能文者則
又自是而好高自是而好高則私日勝而智日鑿
矣其務學也必不能遜志其取善也必不能虛心
其禮下也必不能勞謙其臨民也必不能恭已剛
愎自用而庶事隳矣故乾不用七而曰用九天德
不可為首也坤不用八而曰用六利貞以大終也
天地自相依附則乾坤互為其用人之合天地者

其惟堯舜乎故夫子以大哉贊乾與堯而坤與舜則否宜若有安勉之異者及其德日見之行也曰允恭克讓曰溫恭允塞一而已矣何者不以陽剛為物先故也不以陽剛為物先故其心德昭昭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何物終能蔽之乎人能太虛其心以此務學以此取善以此禮下而臨民則堯舜事業即此而在矣是故謙虛遜順無往不吉剛愎自用無往不凶君子以坤承乾法舜事堯則必溫溫其恭

人君致治之道取諸乾坤而已矣剛而有為不始勤

而終怠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寬而有容不記過而遺功故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天下之賢焉得人人而知之惟論一相使簡九卿各自擇其屬舉其所知以效於上則無遺賢矣故曰乾以易知天下之政焉得事事而親之惟委任於相相分任百司而責其成功則無稗政矣故曰坤以簡能上以論相為職相道得而萬事理甚矣論相之難其人也

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嘗考帝堯之所以知人者有四焉一曰聽訟以知鯀子朱二曰象恭以知共工

三曰方命圮族以知鯀四曰克諧以孝以知舜舜之見知以德行也朱與共工之見知以言貌也進賢退不肖萬世師之惟鯀則曰异哉試可乃已治水弗績豈非知鯀有子禹終為之成與所謂惟帝其難也後世銓衡身言書判之法猶以言貌取人而孝廉賢良之科則廢矣然則側陋有舜復出曷從而舉之吾以為科試之後舉其中有德行者不次擢焉則天下不賢者勸矣自非聖君賢相出於至公則天下烏乎服亦惟豫以善養人可也

五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安民之道其必惠而不費

乎堯舜以欽明為政本以民時為急務行吾仁也是故幽冀雍梁多食麥之民青徐兗豫多食黍之民荊揚蠻貊多食稻之民并營戎狄多食肉之民五穀之中稻種尤多天下之同嗜者也神農之教曰日在奎斗指卯星昏中務民種稻秔日在東井斗指午房昏中務民種黍菽日在軫斗指酉虛昏中務民種粟麥日在南斗斗指子昴昏中務民穫斂微若天道敬授人時其本諸此乎今也江淮以北民惟逐末而惰於農燕齊以南良田污萊者多矣江南吳越力穡而多稅其耕至勤且悉也敝

周官設稻人焉移南就北田日墾則稅日以補置
同當所在民必趨之三年有成則邊食足而民安
矣書曰食哉惟時語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其斯
之謂與

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又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此
兩言天下者皆自子孫既為天子而追言之也如
以辭害意則稷封於有邰而為諸侯古公避狄於
岐下而泰伯為之子曷嘗奄有天下哉是故躬稼
非禹也有天下非稷也禹稷以絕德羿奡以絕力
對舉而言之尚德之意可見矣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泰伯讓國而逃王季之後因之而有天下則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皆盡其倫焉所謂至德者此也世乃謂泰伯讓天下於殷紂豈不謬哉

皐陶於堯舜之道見而知之其種德也邁矣明德慎罰實其肇端禹之次也其陳謨曰天工人代則天人合一可知曰言可底行則言行合一可知周人追稱之曰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是其學本於敬表裏無愧身之所為皆可言於人德之在身自然合乎天蓋已入聖人之域矣夫天之元命不待遠求自能作之非聖人不能也以

仁之於父子言之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㒺固命也夔夔齋慄惟知由仁行爾致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則命自我作矣以義之於君臣言之文王遭紂囚于羑里㒺亦命也寃侮推遜上責必適惟知止於敬爾致紂之喜命為西伯則命自我作矣不求元命於天而求元命於性故能以人合天以義立命皋陶之學近紹堯舜而遠開文王者也是故君子言必顧行行必顧言無須臾而不敬然後天未始不為人人未始不為天

伊尹之陳咸有一德也其取人為善之要曰德無常

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其緒精一之傳開博約之源者乎凡得於心者謂之德德有凶有吉不可執一以為師也善為吉德不善則凶天下之人萬有不同而事亦萬有不同吾之所主者善而已矣善在此與吾從而師之善在彼與吾亦從而師之兼收并蓄惟善是師傅而求之於萬殊者也凡心之所同然者謂之善純乎理而無欲純乎義而無利則善矣如雜以欲而似理雜以利而似義則非善矣善不可執一而主之也必其理義協於心之所同然而無二三之雜則天下皆以為是

然後用之是謂克一約而歸之一本者也以此而取人爲善天下其有不心服者哉夫理義安扵自然則一一則見諸政事者純而不雜故傅說得之以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人之有生也爲大化所驅日在波蕩之中自非先之以定見守之以定力今日取此明日舍彼今日欲此明日慕彼憧憧往來溺扵人欲之流其不載胥及溺也幾希聖人崇德廣業則不然取舍之極定于內私欲之萌絕扵外夫然後至善可止德業可成也文王立德立功蓋用此道故詩曰無然畔援

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岸也者至善當止之地也不曰至善而曰岸猶夫洪範以王道為王路也人能先知至善之所在而必止於是何事功之不可建哉人之得志也暴著其形迹者有之誇大改常者有之逞其私智曰與天理背而馳矣事功雖建安能保其終不敗乎故詩美文王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遏密之後將之以謙及其伐崇也因壘而崇降則易易爾令之公卿不先事而昧則後事而驕無一不昂然自負者其為德業可槩見矣故曰文王我師也

二南之化其猶乾坤乎乾用九天德不可為首剛當濟之以柔也坤用六永貞吉柔當濟之以剛也故文王之德之純也緝熙敬止徽柔懿恭豈非剛而濟之以柔者乎太姒之嗣徽音也思媚而先之以思齊相與和樂而存恭敬豈非柔而濟之以剛者乎剛而濟之以柔正位乎外而天下之男教備矣故被其化者兔罝之野人赳赳可用不徒可為干城而已曰好逑則與聖人同心同德曰腹心則與聖人咸有一德矣武夫而有文德矣豈非見群龍无首者乎柔而濟之以剛正位乎內而天下之女

數術矣故江漢之女被其化者皆端莊靜一非復
前日之可求詩人咏之曰漢廣江永至于再至于
三豈非以大終者乎剛柔相濟其化也猶九六之
用也故曰二南之化乾坤之道也
周公之頌文王也曰令聞不已又曰濟濟多士蓋君
以得臣為明也其留君爽也曰耇造德不降我則
鳴鳥不聞蓋臣以事君為良也說者謂鳴鳥鳳也
故君爽矢卷阿之詩取以托興固未必可信也然
其意則與周公同矣先歆之以福祿壽考之盛而
後及賢才自輔之益所以歆動成王也其言君有

令聞必及於賢才之引翼君明在于得臣蓋可見矣其言多士之效用也必及於天子之命使是臣良在于事君又可見其然明良感應何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故其卒章又以鳳凰梧桐為比而因以興車馬之盛焉其意正如周公之羨成王令聞令望欲其如文王不已也藹藹多士欲其如文王以寧也二公忠君愛國之意至矣哉後世元臣務為容悅而以順為正嫉賢妬能而不欲其進皆二公之罪人也

先王經綸天下之迹次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

治內則宜以天保以上之詩教人矣考之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儀禮曰登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何也人合莫大於君臣即君臣則朋友聚之矣天合莫大於父母即父母則兄弟聚之矣此其所以不肄伐木棠棣與肄鹿鳴之詩周行則效言有德也肄四牡之詩父母不逮言有孝也肄皇華之詩周咨下情言有民也有周盛時大學之教行幼而學之壯而行之皆是物也迨于厲王小雅盡廢宣王中興內順治而外威嚴將以復天保采薇之治也言甫文武以憲萬邦猶有鹿鳴之餘焉張

仲孝友以冠萬善猶有四牡之餘焉名虎旬宣以及四國猶有皇華之餘焉先王盛德至善之澤於狀可見矣

宋人有言曰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己不正而能正君者也今之學者惰則好遊豪則好飲甚矣從善聽諫之難也而況尊為天子者乎舜之命臣翼為明聽而必申之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可謂不自聖矣周成王之命臣也則異於是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必欲其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無亦

自是者乎帝降而王於斯見矣然禹告于舜則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告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今三尺童子好遊而斥其傲慢好飲而斥其迷亂則必艴然不悅矣以此自恭他日學古入官其自負可知尚望其能格君心之非乎

人君之所以治天下者法天法祖而已故書稱周王以惟典神天後世人臣所以望其君者亦曰惟天惟祖宗盛德大業祖宗之所以法天者也脩德保業守成之君所以法祖者也故天保之詩首言天

福人君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臣曰日新之謂盛德也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即富有之謂大業也祖宗錫之以福曰萬壽無疆日新之謂也曰徧為爾德富有之謂也申言天之福俾爾戩穀以至惟日不足亦日新之謂也以莫不興終于以莫不增亦富有之謂也申言祖宗之錫福曰群黎百姓徧為爾德而比諸日月南山松栢以華之盛德大業之祝已寓乎其閒矣此人臣預宴者所以願其君也至如兩君相見之樂曰文王曰大明曰緜首言人君法天而德與天合終言祖宗之大業由於天授

以娛奏樂使人君嘗聞之若能法天法祖雖有姦邪告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其說必不行矣頌而無諂諫而無驕人臣格君之矩矱也諫者法語之言使人從而必改則無驕矣頌者巽與之言使人說而必繹則無諂矣其本諸書乎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頌之所由始也曰罔遊于逸曰罔淫于樂諫之所由始也三代而後惟漢近古頌如王褒聖主得賢臣果能無諂乎諫如賈誼可為痛哭流涕果能無驕乎漢晉之臣諫其君則指為桀紂桓靈唐宋之臣頌其君則稱為文武神聖不知皆能

格君否乎要之繫乎上之人而已好頌不好諫是驅天下而之佞也好諫不好頌是驅天下而之忠也女無面從退有後言唐虞之君好諫可知矣斯謀斯猷我后之德周之成王已好頌矣況其他乎君子於此可以觀世

論

天下之本存乎德治天下之事存乎才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三皇五帝以至禹湯其君臣未有不全盡者也至于有周文王之德之純非無才也緝熙敬止其德著矣周公之才之美非無德也制禮作樂其才著矣孔子聞而知之是故兼盡

人見天厚其德而兼有乎才故曰罔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司馬公曰才德兼盡謂之聖人才德俱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其論是矣又曰聰察強毅謂之才正直中和謂之德則是誤以德為才矣吾則曰德之全者大而化之合五常而成一德才之全者化而裁之通六藝而貫三才然後才德辨矣非吾孔子其孰能與於此或曰古聖人才德之全天地中和之至也後世則智愚賢不肖有難辨者有人於此飲酒淫色不脩厥行可謂不肖矣然而言詞敏給技藝巧偽使

之臨政治民剖斷如流毋乃近於智者過之乎有人於此言行謹飭繩趨尺步衆莫不賢之然而言詞鈍拙技藝卑陋使之從政治民智識昏暗不能剖斷則又類愚者之不及也由前言之才勝德者也雖適用而終敗由後言之德勝才者也雖無用而免咎然則才德如之何其可以兼盡也曰學于古訓以致知則才日長矣篤于自修以成身則德日進矣德與誠立則天下之本端才與誠合則天下之事治

唐虞三代之書嘗參考而融會之大抵以民心為天

必監天之視聽惟人人之聰明惟天人心向背則天命去留隨之故帝王以天道為職以人時為務必欽必敬敬授時者受上刑皐陶曰達于上下伊尹曰天佑民歸皆合一而言之此心法也堯舜而後時令莫備於豳詩蓋后稷所傳耕穫蠶績之候三代世守之者周公述以告成王此治法也商頌曰稼穡匪解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夫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與周之王業所由成皆可知矣洛邑既宅周公歸政於成王召公作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必疾敬德及召公欲老而周公留

之吉以天命畀之去留惟人蠶數致罔聖賢淪
茫哉以固其國家俾克敬謚于茲長大吾肆念天
哉而終之曰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又曰嗚呼君惟
亦知其源流畏天命悲民窮而且洵知民心為天
命之本也達非樂其言王之要使自可諸其時乎
其之心知畏懼之心也今中原[illegible]之之其仿[illegible]
故大樂纓[illegible]井[illegible]司將矣自准之[illegible]仁[illegible]照[illegible]
之以[illegible]祭者[illegible]之天下之職俗[illegible]之[illegible]清之
至秦漢以來㒓亂皆自中原而天亦降割辟諧之
後有疾則[illegible]者必[illegible]成速之於民矣而正夫[illegible][illegible]

切若則吾不信也夫天能與人時而不能與人治
唐虞三代往矣其法存焉有能舉之其為道也敢
樂書焉用哉

心非縣空在內不著於事事非隔越在外不與乎心
也天下豈有事外之心哉事隨物至心覺之而好
惡形焉好妍惡媸者謂之人心口之於味之類是
也好善惡惡者謂之道心仁之於父子之類是也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間不容髮理欲不
辨而汶焉應一日萬幾之繁則危者反以為安微
者不復操而存矣於是聲色臭味皆貨取而擇有

之天下之民不得以親其親子其子曰以圖窮而
術曰吾固心學也堯舜之傳心也果若是乎故大
學始欲格乎物理非外也格此心之理精乎事者
也推之治國平天下則絜矩即此而在夫豈以空
談為哉夫公則一理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
焉此私心也私心一萌人自為志吾不知其所終
矣凡有血氣者食味別聲被色而生其其本心未嘗
不同也覩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
其本心亦未嘗不同也皇天既付中國民而吾不
之恤使之泯泯棼棼爭利忘義天其謂斯何而令

可常保哉無亦因其本心之所同者通之而已是故君子敬脩其可願施諸已而不願則勿以施諸人執其兩端察之惟精用其中於民由之惟一非徒存吾心為也用人以正其德理財以利其用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以利其生無非事也則亦無非心也然孟子勸齊君推其好貨與不忍一牛之心達之於民即堯舜所傳之大道也曾子蓋親得諸孔子矣知至則察之惟精意誠則由之惟一精故明一故健易之同人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内明外健兹民志之所由通者乎

行之紹堯也制亂以致治而已矣是時洪水方割四凶在朝黎民阻飢百姓不親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讒說殄行交作首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蓋以人治人期其效也復咨四岳九官而後告之曰汝共惟時亮天功蓋以人合天敬其職也必待考績黜陟幽明而後庶績咸熙始與堯同則其致治也已不若時雍之易矣夫有中國則有蠻夷矣言率服不於中國蓋舉其難也難者率服易者可知是故[illegible]之以良圖不可以從時也故民知政乎[illegible]

而樂且無敗群則慕餘焉者自遠而至矣斯孟鼎陶安民知人之謨而舜用之治中國馭蠻夷萬世不能易也周循虞制養民視年之上下而為之備視地之豐耗而為之通周知民之貧困孤寡者而為之恤則食之以時矣分天下為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戎索以柔遠周索以能邇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儀刑用德賴以為命者故其惇信必以德元而好惡必行屏絕故能遠至邇安後世一切反是非但中國民食之失時也邊卒窘於債帥本色折色支不時給雖有邊郎無由惠之家丁

部曲種畦擲劾而內地侵漁則置而不問掉信匪人視驅牛羊而就豺虎有甚焉者矣可勝嘆哉況則制亂以致治雖九官分職其必以牧民為式乎匪直牧民實壽邊之稱策也

問人君至尊嚴也大人格心厥道何繇曰正己而已矣立德則誠日宣好學則才日廣篤敬則行日謹揚謨則睿日隆儀度肅雍見之而欲心消對揚開惟聞之而躁心釋雖或深居簡接以其為人望所歸猶知倚重況於家勿相親者乎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之謂也

問井田封建學校肉刑皆相因以成治者為治非以終苟道爾然井田壞於商鞅封建廢於呂政肉刑革於漢文帝今之所存者惟有學校而蘇軾猶謂與古不合然則將何所衷乎曰井田有二法焉吾儒言之禹嘗盡力乎溝洫矣周人因之鄉遂用貢法遂人十夫有溝其間容洫隨地之高下而為之蓄洩無間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都鄙用助法匠人九夫為井中為公田所謂溝洫者則限田之多少而正其疆界與二者所以異也今也起科納稅貢法猶存徧行於野不止於近城而

巳然孟子之時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則助法之壞久矣至商鞅而盡廢之蔡澤謂其開阡陌以静百姓之業而一其志蓋勢必至於此而後可以杜其爭也立法之初山谿閒阻田巳不能盡并後世焉能復之故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自漢以來行莫之欲焉丘文莊公亂丁田法一丁占田一頃當一夫然後仕宦優免及其子孫以為世祿之意其庶乎否則無益之空談也封建有四制焉吾能言之一曰封先代之後以作賓二曰封宗子以作城三曰封異姓以作藩四曰封蠻夷以作

錯行是四制而又經之以九服緯之以五等收之以廢謙道之以往來聯屬天下如一體然其浸衰矣然詩書所稱三監以啟叛居東三年斧破斨缺踐奄至于將蒲姑猶勤成王而荊舒徐戎淮夷興周公之世若以其紛紛也舟膠於楚而巡狩述職寖廢去成康之世若以其近也夫假焉且爾而何終之能令是亦勢也然其實公天下之心乎愛惡相攻其人之情乎公天下以為心而不盡人之情勢不盡行而吾之仁固洽也今封建不可復矣慎擇守令久任郡縣將不為州牧鄉遂大夫之比

乎九載通考然後黜陟陟其明者增秩使仍治之自守令而牧伯自牧伯而公卿是亦加地進律者也而又奚以封建為哉乃若肉刑始於苗民之淫用堯懼其為世訓也取而節之使必若苗民者然後從故曰報虐以威舜又多為之法以出之而夏於贖刑為九詳至周文武尤謹庶獄而成康措之者四十餘年穆王訓刑非重之也使四方知刑若聖王愛民之具而非以戕民也是則文帝除之得聖王意矣其可復邪學校雖存而蘇氏謂取士論政弦誦不與古合斯則復之可也

古之學者說樂而不愠故其仕也休休如有容今之學者愠而不說樂故其仕也戚戚如不足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以耐事見識度內戚之而不穫咈之而不動何大事不可斷何大業不可建哉見譽而喜聞毀而戚相高相軋而不能以一朝安甚至忿疾鬪狠殺身亡家是則愠之流害也惟此心純乎理義則無入而不自得一毫咈之而愠萌焉譬若塵沙入目作急屏除亦惟誠之於忍而已陽明曰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予則曰不愠二字教人須就性情上用功

問有見於為邦無見於為道三子者之撰也有見於為道無見於為邦點之志也點雖見與而為邦者終亦躂焉將安取衷乎哉曰舞雩詠歸非志世也對時育物同乎人而無我而奚容心焉胸次悠然上下與天地同流天德也舉而措之王道也必使有勇且知方焉者必使足民焉者必為擯相焉者雖皆為邦之才惜也有我而未大也聖人絕意必固我之私而用舍行藏奚容心焉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安老懷少綏來動和各得其所是無心而成化者也天體物而不遺

仁體事而無不在育物仁之理也同人仁之量也上下同流仁之用也他日孟武伯問三子若之仁子皆稱之如其志而仁皆答以不知是則點之志志於仁矣雖若不屑於用世擴而充之心無非事是為道也是亦可以為邦也其斯點之所以與乎

問由仲尼而來濂洛關閩闡而知之矣何王道之終弗行也曰王道本於天德者也其體誠醇其用誠大其功誠遠其化誠緩故行之難也體誠醇矣矯偽襲取之術售焉而濟用誠大矣清淨浮誕之習狃焉而狹功誠遠矣富強近利之謀用焉而陋化

誠緩矣刑憲操切之令漸焉而促是非行之難也絕有我之私之難也故仲尼之道大矣而天下莫能容點也狂者進取有見乎其大不屑乎其小殆亦可與適道以達天德者與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

聖賢之學用世而已矣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探羣弟子用世之志也曾點以所見大意言之推而措諸天下之事堯舜功業豈外是哉乃若公孫丑以加齊卿相得行道為問則亦自孟子用世言也時無仲尼以道自任其所以不動心者知言養氣

皆運用自心以宰制天下不違如點之有見而已固將以有行也知言則明夫道義於天下之事無所蔽養氣則配夫道義於天下之事無所懼天下豈有心外之事哉蓋無所為而為者義也王道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霸功也氣由義生而制事總遷則不能以無謬故當集義雍容為所當為欲所當欲而不預期其効苟意必一萌則計功謀利道義弗存剛大者索然餒矣此天理存亡之幾王霸之所以分也勿正則易忘勿忘則易助皆相因者亦惟必有事焉時時自省而已勿忘者由不為達

諸所為而心無間息由不欲違諸所欲而心無以
昏勿助長者惟無為其所不為而不見小以僥大
也惟無欲其所不欲而不欲恐以求剛也合合
天理之正事事即人心之安辟則植穉待時成熟
浩然則大洸能集之若義襲而取則陝而霸矣丑
也並舉王霸以詩其師何其無見與後世心學惟
以勿忘勿助之間為文武火候陽明曰不於必有
事上用功而懸空守着勿忘勿助是未曾清水下
米而專放火燒鍋也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
裂矣

皐陶明刑淑問而不仁者遠其言天叙有典必曰勑我天秩有禮必曰自我凡命德討罪皆自天出而已私不與焉謝氏顯道曰人誰識真我真我者何理是已若皐陶其識真我者乎今夫雞鳴而起凡百日用器物皆以為我而不知其非真我也甚至左右厮役雖惡且逆亦以為我而曲護之客氣一動炰然震怒言貌變而耳目昏不能反躬而天理滅矣於戲天豈遠乎哉地上之氣皆天也呼吸視聽與天氣相入而不須臾離故天之聰明明威無非人而人之出往遊衍無非天也能識真我而以

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則循理而天矣苟認外物為我而妄亂天則是自賊者也仁者固如是乎是故必識真我以為天下國家然後能立仁者之分

敬

一之義乎九經箴首脩身曰敬者內外動靜合一之謂也齊莊明肅以正其心心正則容正故一其內以制其外盛服儼然以正其容容正則心正故一其外以養其中禮者理之顯也非禮者欲之肆也未動則防非禮之將萌既動則防非禮之投間動靜一於禮則是一者無欲也由敬至於誠矣誰

之自尊親以至柔懷有條不紊孰非天理之顯者乎或問九經與禹謨九功洪範九疇同異曰皇極其脩和之本乎脩身則皇建其有極矣以人合天以人治人大氐皆事之出於心者爾可以心神會而不可以文字拘也

春秋者聖人經世之志也幽王之亂中國夷狄混而為一矣平王東遷世道益降而春秋作致謹於夷夏之辨必內中國外夷狄而後世道可復也故夷狄能從中國盟會則人之能行聘禮則爵之能正中國所不能正之罪則酌輕重以許之及行詐謀

用狄道則斥而外之猶夫故也經世之本立人之道仁義而已五霸桓公為盛其事功正而不譎恤中國之患仁也攘夷狄之患義也故春秋予焉為世道計也其聖人之權與然恤患則書曰次于聶北救邢次者行仁之緩也攘夷則書曰遂伐楚次于陘遂者行義之專也自二者言之救邢不如伐楚之烈然因怒蔡遂侵蔡以伐楚其意私矣在齊王則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豈若假仁義而尚霸術者哉專封並嫡則五禁先自犯之矣故臻[illegible][illegible]貴狄復侵鄭晉文以下譎而不正況以會[illegible][illegible]之

哉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王者其必求端於天乎故書元年備四時者示人君法天德也有天德則可以語王道

邵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得兵勝者霸漢人以皇帝王伯象春夏秋冬者又在其後矣此皇極經世所謂天道之變聖人之權也永康陳同甫自謂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非有得於子邵子之書與上孝宗書陳其所學如此且謂今世之儒自以

為講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
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拱手以談性命不知
何者謂之性命乎最後請遷都建鄴守京口采石
以為股肱雖名上戰以定大事然竟不能用也嘗
謂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
足以開物成務呂東萊極推重之朱子過其山居
與語見其祖棄詞句心派別後崇書詩三代盛時
皇伯盡割漢唐盛時雖不謀盡而亦自然以為
之言句不盡可無然去之亦有不備而無益
故亦豈亦素然之權于其大者則欲堅中裁不並

戈猷爾著酌古論二十篇首稱光武餘皆有以朱
子與書詞多峻而同甫益譏予讀其集而深悲之
同甫固奇才也時不能用與之適道可也元末我
師取采石遂都金陵頓兵京口遂混一中原然則
同甫之見卓矣哉
龍湖張子治論機權以濟天下事變予曰温公嘗論
機權矣機者勢之所以發矣者也機正於此而的
中於彼差之毫釐失之甚遠聖人所慎無過此者
方動之微眇然見之故能去禍而取福迎吉而禦
凶權所以審輕重緩急者也彼重而此輕則舍此

而取彼彼緩而此急則去彼而就此取舍去就之間不離於道乃所謂權也機者仁之端也權者義之平也聖人未嘗斯須不用者機權而已矣仲尼去魯去衛其審機乎斟酌禮樂其惟顏子可與權乎後世惟孔明近之下教令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平此前定之機也然而不能止昭烈伐吳機不在我也人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此不窮之權也然而不能止昭烈立劉琩妻為后權不在我也是故合機與權道前定則不窮矣其誠乎開誠心布公道從之[illegible]

子曰然

詩稱正直是與吾觀聖賢皆以正直為本而忠厚以濟之三家者無曾矣季氏尤專八佾舞於庭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非孔子之正直乎王安石相神宗君臣如一人對上曰王安石之學不是其身猶不能自治非程伯子之正直乎吾深有感焉

有子之論言行交際也謹始慮終得前定之機焉凡言論相接先自忍默及將然諾則必思曰義乎非義乎非義之義乎必近義而後許之否則駟不及舌不可踐也揖讓相見先自雍容及將致恭則必

思曰禮乎非禮乎非禮之禮乎必近禮而後行之否則病于夏畦亦可醜也交結相依先自審察及將委贄則必思曰可親乎不可親乎彼何人斯而可出入其門乎必可親而後依之否則比之匪人不可主也雖居大位負重名者其可忽哉徐武功悔媿於馬士權王威寧屈膝於汪直吳康齋稱門下士於石亨足為殷鑒也已是故君子應事處物三複斯言庶幾趨吉而取福

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有實之名也易曰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吾觀有周文王緝熙敬止述

法后昆故成王學有緝熙于光明可謂鶴鳴于和者矣垂鴻萬世不亦宜乎乃若夏啓繼敬承禹之道厥有孽子曰五觀當叛啓作亂啓命彭壽討而降焉以子叛父豈特不敬哉及其為弟作五子之歌曰為人上者柰何不敬旣著乃稱其賢何也無亦翰音之謂乎後世巧言盜名者何以異於是餘冬序錄王安石解詩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而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及行新法乃告君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何也因併

及之
人君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亦未嘗不欲用君子而去小人然訪之左右未必不如齊人之譽阿大夫也訪之百官未必不如八司馬之譽王叔文也訪之元老大臣未必不如張禹之黨王鳳也訪之耳目言官未必不如劉栖楚之黨李逢吉也遂使人君聰明惑亂心無所主君子將用而復舍小人將舍而反用於是天下禍亂始起於偏信之私矣秦二世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闕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

不得開故人君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唐虞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蔽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彭公韶曰時御午朝與九卿商確大政其亦兼聽之道與

自古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欲擠君子必固結有力者以為黨援然後君子不得以自容當庸暗之主則顯擠之石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擠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然言行俱邪者其惡易見以正言飾邪行者其惡難知唐高宗為太子李義府為其舍人嘗獻承華箴

未云佞諛有類邪巧爰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寔謟事太子而文共譏直者及高宗立與許敬宗陰揣帝私將立武氏進言使帝廢正后易太子殺大臣一舉而三綱皆絕遂俱拜相惟賄是利賣官市獄門如沸湯其後武氏得志易唐為周嗚呼凶于而國一至此邪人主可以鑒矣

熊泉何公孟春為少宰嘗問曰王祥何曾褚淵皆孝友人也祥曾歷事魏晉淵受宋顧命而乃心齊禪然則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奚足據哉揚雄之恬靜阮籍之放逸周顗之高蹈宜非利達所能動矣而

雖為莽大夫著劇秦美新藉為晉造九錫文淵代
蕭道成答沈攸之書竟以矯妄之詞自損忠貞之
節何哉予對曰君子以成德為貴物交而心不動
者德成之驗也不能勝物而動其心德固未成與
公曰是則然矣小人雖知甚於君子倚宮掖以自
固則去之尤難家事無須外人一語爾李勣以此
言贊高宗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林甫復以此言
贊明皇廢三子以自結於惠妃詩曰盜言孔甘此
之謂也盧杞則不然受知德宗初無所倚也忌張
鎰忠直則曰鳳翔將校非宰相不可鎮撫遂出為

節度使死於李楚琳惡顏真卿挺正敢言則曰真
御四方所信可不勞師而定遂使宣慰李希烈為
其所殺忌李勉才望則曰勉練故事勉行則人不
辭遂使遣往吐蕃會盟還卒于鳳州夫杞非有所
毀也陽托公論使聽者無疑而受者至無以自解
此其甘言視二李尤巧人主何由覺之予曰人主
不兼聽則姦臣欺罔言無不從矣國家大事必也
合議揆察則詖焉能按間乎此唐虞之所以必然
謀也公嘆曰子可謂知成法者矣
帝王好謀能斷乃可以建大事定大業然謀固不易

而斷爲尤難漢世僉謀果斷尚猶近古輔相公卿
聽總群策而裁之乃取制詔可否棄珠厓則用詩
詔賈捐之議止單于保塞則用郎中侯應議不受
匈奴使者詐降則用光祿大夫谷永議許單于入
朝則用黃門郎揚雄議棄涼州不可則用郎中虞
詡議不絕西域以制北匈奴則用軍司馬班勇議
交阯蠻叛縣遣大將選刺史太守以往則用議郎
李固議涼州兵亂謂不可則用議郎傅燮議此八
事所係利害甚大而郎大夫建白獨異元成哀安
順靈六帝皆非明主能違衆用之而大臣亦不堅

執蓋公道存焉爾唐憲宗伐淮蔡不惑群議獨任裴度以成功宋真宗澶淵之役宰執有欲避其鋒勸幸吳蜀者獨從寇準計虜乃輸平大臣得人故也孫權拒曹操吳人懼衆寡不敵張昭以舊臣勸權迎之果從其謀必不能成赤壁之功建鼎峙之國與周世宗欲征劉旻馮道以四朝遺老力諫止之果從其謀豈能成高平之捷北取三關乎新不如舊少不如老而誤事若此則人君亦惟審勢度特裁以理義而已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大業之成在戰與守自宋以來郊廟之議猶且紛如而

況於治內籌邊乎愼選論思之臣稽古以備顧問則人君果斷乃有所據故說命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

謀臣在內腹心也勇將在外羽翼也聯為一體不使損折則動靡不勝矣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破敵而還賞前諫者曰乘危徼幸天所佐也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袁紹進軍攻許田豐以曹操既破劉備許下非復空虛不宜便行紹不從遂敗紹還曰吾不用豐言果為所笑於是殺豐觀二人所以待腹心者則成敗可知矣操之取荊州也

劉備孫權大破之江南諸郡歸心於備權假備總荊州牧而勸備取蜀則其心可知矣夫天下大形勢荊南莫如荊欲圖恢復而棄荊就蜀雖庸夫知其無能為之劉羽在江陵權遣呂肅拒羽則其謀已疏矣為備計者宜遣法正往江陵為羽謀主可以爲羽慮後而方王漢中不復顧羽及羽自江陵拔襄陽圍操將曹仁於樊操帥師救樊羽敗走權使呂蒙邀擊斬羽視公孫瓚不救別將遂為袁紹所滅亦等以樊失羽翼既翦雖有復心尚安所施乎孔明自是孤矣其備乃以不復中興也

天下之大患二有與天地俱者矣黃河是也有與生民俱者矣夷狄是也吾嘗謂治虜如治河然禹之治水釃而為二渠疏而為九河所以殺其勢也夷狄亦然漢之匈奴今之蒙古也唐之回紇今之瓦剌也春秋之山戎唐宋之契丹今之朶顔三衛也唐之渤海宋之女直今之建州衛也昔嘗分蒙古為二瓦剌為三朶顔建州衛所殆將百數其勢分則其情貳受我官爵利我賞賜猶河之分而不能決也今則虜合為一矣安得而不滔天乎詩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此之謂也